

为什么美队会认为冬兵是最好的朋友，而对于钢铁侠冷漠？

十六岁的你在车站卖报，一列军列驶过，车上的长官让你把报纸举高点他好看清楚，结果你踮起了脚，他把你拽上了车。

一把铁链锁在了你的腰上，你被拉了当壮丁。

从广西到前线的路很长很长，你们一行八十七个人，只活下来了十二个。

你能活下来多亏一个大个子，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说自己读过书，是自愿来投军的，可不知为什么也被锁了起来。

长官让他做文书，可以不用跟你们锁在一起，他不肯，说大家以后是一起打鬼子的生死兄弟，要么一起锁，要么一起走。

长官骂了一句，还是把他跟你们锁在了一起，但是每次分吃的，他都能多拿一个馒头。

他把多出来的馒头分给了你，他说你长得像他一个弟弟。

他说他弟弟很懂事，可惜五岁那年在租界乱跑，被日本人的汽车活活撞死。

你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可你知道馒头很香，很香。

你们一路走过风雨交加，看过日升月落。有人走着走着忽然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

长官就摇摇头，说倒下的运气倒好，不用受这活罪了。

你也倒过一次，那次是夜里起来解手受了风寒，第二天浑身滚烫，长官说眼见得活不成啦，不如扔到路边，由他去罢。

路边的野狗眼睛通红，汪汪地叫了两声，似乎也在赞同长官的话。

大个子不干，他说他可以背你，他央求长官发发慈悲，给你找个大夫。

长官骂他，说他缺心眼，说你这样的废物，就算到了前线，也是做炮灰的命。

他就瞪圆了眼睛，跟长官说哪怕去做了炮灰，难道不也比这么悄无声息地倒在后方强么？

长官半晌无语，忽然就叹了口气，说那你背上他吧，要是到了下个镇子他还能喘气，就给他找个大夫。

这天的路格外难走，这天你第一次趴到了大个子背上，你才知道二十七天的长途跋涉早就耗尽了他身体里的每一分气力，在他的后背上你们的骨头隔着两层肉皮摩擦碰撞，你除了想哭，还是想哭。

那天终于走到一个小镇，大个子把你放下来的时候你噗通一声，跪到了他的面前，然而没等磕头，就昏了过去。

长官瞅瞅你俩，骂了一句，却还是转身过去，叫来了大夫。

交兵的时候你们被分到了一个营长手下，十二个人当天跑了六个，被抓回来三个，当着你的面被枪毙了。

你没有跑，是因为他也没有。

你说哥，我这人没上过学，但是听说书先生讲过话本故事。以后你做刘备，我就是关羽，你去哪，我去哪。

他愣一愣神，忽然眼角就有些发红，摸了摸你的头，用力地锤了你一下。

真疼。

他拿着一把汉阳造，每天都擦得铮明瓦亮。

你只有一把红缨枪，枪比你都高。

他给你讲家国天下，给你讲「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河边拿着树枝，手把手地教你写字。

你写的字总是歪歪扭扭，有时候你会抱怨，说写字真难。他就笑笑，说比写字更难的事情还有很多，今天若是难了，明天便会轻松一些。

你挠挠头说，可自己以前见到的那些人，难了一辈子，一日艰难，日日艰难。

他愣了愣，然后凄然一笑。你以为自己说错了话，他却说你说得很多，世道如此，便是一日艰难，日日艰难。

可有些事，明知艰难，依然要做，依然想做。

你不懂什么事值得他这般执着，但你知道，他想做的，就是你想做的。

偶尔会有前线的消息传过来，胜仗很少，败仗居多。别人听到这些消息只会唉声叹气，担心离开拔又近了一天，他听到这些消息偶尔会锁紧眉头，喃喃自语，更多的时候则是摇摇头，长叹一声。

你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你问他为什么要来参军打仗。

他说我恨这世道，但我又怕亡国。

你不懂什么是国，他就蹲在地上，给你画出一个秋海棠叶。

他告诉你这就是国，你的国家很大，你的国家很老，四万万同胞跟你同种同源，你们说着相同的话，流着一样的血。

起码在别人眼里，你们都是中国人。

他给你讲他小时候在上海租界的事情，讲他的弟弟是如何淘气，讲他的弟弟是如何胆小，每次都被他吓哭，又被他哄笑。

故事的开头里天总是很蓝，故事的结尾里总有血色氤氲。

时间过得很快，又似乎过得很慢。你似乎学到了许多东西，又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能用来做什么。

但是你知道，自己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你终于认得了足够多的字，多到可以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叫思危。

你想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却发现他被下来巡视的长官看中，调去做了副官，军令急如星火，他甚至来不及同你道别，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你攥着字条努力辨认，终于认出了上面的大概意思。他说兄弟保重，一定要在后方练好本事，哥哥我先杀几个鬼子，剩下的给你留着。

你把字条叠了又叠，小心翼翼揣进怀里。然后跑去找到营长，说自己也要上前线。

营长在房间里酒战正酣，听到你这话跟几个长官哈哈大笑，指着你枯瘦的四肢说就你？上前线只有送命的份。

你站在房间正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却还是挺直了脖子，说自己不怕吃苦。

营长嗤笑一声，从此你每天都有倒不完的马桶，打不完的草鞋。

如是半个月，你顶风能臭八百里，两手上的血痕比掌纹还多。

你终于下定决心，夜半偷了条枪，悄悄摸出营地，想要去找兄长。可惜道路不熟，加上夜盲，一夜里走了又停，停了又走，就只是在营地边上打转，没熬到天亮就被长官捉住，一顿痛打后被关了小黑屋。

长官非常生气，说妈的没见过这样急着送死的逃兵，只等营长酒醒，就要当着大伙的面把你枪毙，杀鸡儆猴。

你在小黑屋里蜷成一团，说不清是怕死更多一点，还是遗憾更多一点。

时间在你身边静静流淌，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屋门嘎吱一响，两个士兵把你拖了出去。

你深吸一口气，刚想挺直腰板，却发现自己的腿，还是有些发软。

长官给了你几记耳光，说他妈的你这个兔崽子命是真好，上峰有令，要调人去昆明做秘密实验，你捡了条命。

去昆明的路依然漫长，只不过这回你终于坐上了火车，况且况且中风驰电掣，到了这个国家的大后方。

下车之后有人带你洗漱，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你转了许久，为首的学者忽然一拍脑袋，说咱俩是不是见过？

他的面容似曾相识，你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想起来六个月前站台匆匆一面，你捡了他的钱包，曾经物归原主。

他拍着你的肩膀，盛赞你拾金不昧。你心里想得却是那钱包早被贼翻过一遍，自己留了也是无用。

不过无论如何，你总算是找到了又一个愿意跟你说话的人。

你跟他讲了这六个月里发生的种种，他沉默半晌，问你愿不愿意为国效力

你咬牙切齿，说只要能打日本人，就是死也甘心。

他说动了长官，免去了你的死罪，一碗压惊酒下肚，你庆幸自己又捡了条命

再醒来时日子还要继续，你留在后方，成为「中国士兵计划」的一员

有人每天给你讲阴阳五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有人给你指点武艺，教你长拳短打，马上步下。

有人教你队列射击，枪炮火药。

你身体越来越好，日子也一天天过去。

你等的实验迟迟未到，前线却节节败退。

大家总是说时机未到，你却听说国府要与日本人讲和。

终于一个晚上你打定了主意，顺到了一把盒子炮一沓美金，逃了出去。出逃的过程意外地顺利，你捡了条向北的大路，借着

月色走得虎虎生风。

你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里路，只记得一路向北，斗转星移。

终于，饥饿和疲惫拦住了你，你想到路边讨碗水喝，叫开门时却呆了一呆。

那是个温婉的少妇，只说男人前些年痨病死了，只有自己带着一个老娘，艰难求生。她眼波流转，语气中带着点哀怨，递过水碗时露出一截腕子，那腕子雪白雪白，你的脸通红通红。

少妇咬着嘴唇，问你是不是饿了。

你吃了她两天的口粮，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帮她挑水劈柴，还打了一只野兔。她凑过来擦了擦你额头上的汗，一股暗香袭来。她低头时不经意地娇羞，流露出一段似水温柔。

那夜说不清是谁先动了心，你们春风一度，无限温存。她在你的怀里沉沉睡去，嘴里喃喃自语，说想让你留下。

这里山光水色，佳人如画，只要你愿意，就是白头偕老。

你咬了咬牙，趁她熟睡，轻轻起身，留下了钱。

走出院子时你轻轻带上柴门，觉得好像过完了这一生，你狠狠地给了自己几个耳光，扭过头去，钻进了大山。

你在大山里迷路十几天，被土匪捉住，他们爱惜你一身功夫，要你入伙，跟他们一起啸聚山林，吃香喝辣。

你说不肯，他们就饿了你大半个月。匪首拿来鸡鸭鱼肉、金银珠宝，说只要你肯点头，这些就都是你的。

你还是不肯，骂那匪首不知抗战艰难，不思救亡图存，却要来这里打家劫舍。那匪首恼羞成怒，就从你身上割下肉来。

他每割一刀，就问你到底肯不肯入伙一次。你拒绝一次，就从你身上割下一片肉来。

你说了三百六十声不肯，全身上下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匪首面目狰狞，拎着刀对准你的胸口，说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肯还是不肯。

你说老子不肯，老子要打鬼子。

你听到身边似有无数人赞叹，忽然睁眼，却发现哪有什么少妇匪首，自己依然身在军营。

身边一群人或站或坐，目光中有嫉妒也有惊讶。

学者走到你身边，恭喜你通过考验，你才知道刚才不过是黄粱一梦。然而梦中种种，却历历在目，宛若亲历。

学者说盟军有「超级士兵计划」，然而由于纳粹破坏，血清再无副本，自己只得跟奇人异士一起，另辟蹊径。西南联大的众人进行了一番努力，虽然提出了种种替代方案，却始终没人能通过这黄粱梦境的考验。

大家兴奋莫名，角落里却有一道怨恨的目光，谁也没有注意到。

实验如期而至，你被领到手术台上，学者站在手术台前，说诸位，今天古老中国的医学技巧将与盟国的科技一同造就奇迹，假如这一设想正确的话，战争的进程就将从此改变。

手术室掌声如雷，他却转过身来，低声问你害不害怕。

你说为了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他点点头，合闸通电。电流如银蛇般窜过你体表无数银针，恍如千刀万剐，又似刀砍斧凿。你的意识逐渐恍惚，却忽然听到空气中传来尖锐的呼啸。

人们面面相觑，不明白为什么日军的飞机能在夜里找到这个地方。

第一枚炸弹落下时，要人们忙着疏散，学者却岿然不动，他说这个进程没法终止，让助手拿着资料先走。

地动山摇中你天旋地转，剧痛过后你发现实验成功，你兴奋地舞动双手，却发现学者为了保护你，被一块弹片击中了身体。

而硝烟散尽的废墟中，几声枪响传来，一个黑影捡起助手怀里的资料，疯狂逃窜。

你追了过去，与他展开激烈搏斗，惊讶地发现他也曾是实验的参与者之一。

你轻易取胜，然而他拉响了手雷，文件炸成一天雪花。

那天之后你抱着学者的尸体哭了好久，擦干眼泪后医生们从你身体抽出了一管又一管鲜血，最后得出结论：个体实验虽然成功，「超级士兵计划」却无法复现。

你申请去前线杀敌报仇，而国府却说，你另有重任。

你穿上军装，持枪带刀，被派去给美国人拍照表演。美国的军官团来了一波又一波，你的表演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

你愤愤不平，屡屡抗议，长官却说，你作为中国士兵之代表，向友邦人士展现我中国士兵之良好面貌，不仅能换来盟友信心，更能要来天价援助，前线将士，皆仰仗于你，你这是功德无量。

你蔫然，只得拎起盒子炮，背上大刀，继续向国府要人跟友邦人士展现中国士兵之良好面貌。

你越来越出名，大家都叫你中国士兵。说你身上集合了中国士兵的一切良好品质，坚忍耐劳，服从命令，有这样的士兵和强力的美援，我们一定能够抗战到底，夺取胜利。

夫人尤其喜欢你，甚至点名要你陪同她去前线慰军。你本想拒绝，可听到她的去向之后，却瞬间变了主意。

因为你知道，兄长所在的部队，就在那里。

三架飞机载着夫人跟随从，穿越云层，直抵前线。你在飞机上坐立难安，心里想的，全都是见了兄长之后该怎么跟他讲你这

些日子来的种种遭遇。

你的表现落在一旁随从的女士眼里，她以为你是害怕，禁不住出言嘲讽。你正欲发作，却发现她与梦中少妇莫名相似，想起梦中旖旎，不禁红了脸。

她却只道你心怀不轨。

你还没来得及解释，飞机却已晃动不停，却是高空寒流结冰，机上人千钧一发。飞行员大喊着让大家做好最坏准备，说除非这冰能除掉，否则大家难逃一死。

关键时刻你挺身而出，让人用绳子捆住腰间，出舱敲碎冰块。飞行员与你通力合作，一番苦战之后，全机人的性命终于得以保全。

下了飞机之后那女士向你道歉，说自己误会了你，眼波流转间，你又红了脸。

她咬着嘴唇，说自己叫倚云。

那天后来说了些什么，你已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酒太烈，那天的天太蓝，那天劫后余生的机组拉着你一起喝酒，不醉不归。

你其实还是想跟倚云再说话。

然而等第二天你们赶去前线，在半路上见到伤兵满地，才知道师长醉酒误事，被日本特种小队端了指挥部，大家一溃千里。

关键时刻多亏兄长作为副官挺身而出，带人给大家断后，但说是弹尽粮绝，已经被日本人包围，凶多吉少。

夫人花容失色，赶紧登机返京。只是你来时坐得那架飞机整備不足，你得再留两日。

你心急如焚，想单人匹马去救兄长，飞行员拍了胸脯，说我这飞机也可以空投，咱们回去的时候悄悄绕路，投你下去，神不知鬼不觉。

你千恩万谢。

跳机前倚云帮你戴好钢盔，千言万语，只有一句小心，我在重庆等你。

数千米的高空，你如飞鸟般划过，下面大山大河，明艳得不可方物。

你第一次有了明悟，知道这就是兄长曾跟你说过的中国。

再见到兄长的时候他浑身浴血，衣不遮体，你脱下军装，披在兄长身上，告诉他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他惊喜地瞅着你，说你长大了。

你第一次感觉到，你在他的眼中，不再是另外一个人的替身。

你们终于并肩战斗，与日本人厮杀到了一起。你惊讶地发现日军里面竟然有些人力大无穷，战力极强，丝毫不在你之下。

行动万分艰难却也无比成功，你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解救了自家兄长，还有一票失陷将士。你带着这些人走出了大山，国府轰动。

委座接见，李德胜向你发了贺电。

然而美国人却对你嘴里那些战力超人的日本兵更感兴趣，几番侦查之后，他们终于确定，那是日本人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超级士兵实验残存方案，结合了 731 的生物技术，开发出来的所谓决战兵器。

高层迅速做出决策，你临危受命，要组织一支小队，查明这些决战兵器的制造基地，一举捣毁魔窟。

你接下了这个任务，兄长则与你一起出生入死。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日本人策划的阴谋终于暴露在你们面前：原来超级士兵计划耗资巨大，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败退，于是转变了思路，试图开发感染力极强、能让人丧失理智的病毒，在中原大地上播撒，作为战败前最后的疯狂。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731 的实验人员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实验数据，正带着病毒原体仓皇北逃。而你来不及多做准备，就跟兄长一起，踏上了截杀病毒的旅程。忍者、神官、浪人、剑豪，一路上稀奇古怪的阻碍层出不穷，而兄长则在一次战斗中为了帮你，坠入黄河。

河水滚滚东流，瞬间吞没了他的身影。而你还来不及悲恸，就已经踏上最后的战斗，在绚烂的爆炸中，毁掉了病毒，却也沉睡在了长白山中。

你再醒来的时候，是从未见过的天花板。

他们告诉你，现在是 2009 年

冠冕峰的积雪终年不化，而你在冰穴中长眠了整整七十年。

倚云终身未嫁，客死美国。当年曾与你并肩的战士们，早已作古。

飞行员去了香港，创下偌大基业，却在一次意外中不幸丧生，只有一个儿子继承衣钵。

人们叫他钛人，因为他有一身钛合金的高科技战衣。

别人讲得越多，你就越是沉默。

你不知道这一切是真是假

你去过了当年的战场，如今那里芳草萋萋，游人如织

你看过了那年的阅兵，军容鼎盛，杀气凛然

他们说你是英雄，你总是一笑而过

他们说留下吧，国家需要你

你想了想，自己却也无处可去，于是点点头，说好。

你成了新的中国士兵，一个威名赫赫的超级武器。

人们尊敬你，你却总是不习惯他们手里的自拍杆。

你读书总是吃力，简中横排让你恍如隔世。

你还是不习惯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而人们已经开始刷上了新浪微博。

身边的人对你一直很好，他们的笑容温暖而真挚。

偶尔会有工作人员偷偷地让你签名，说自己听着你的故事长大。

你见过了钛人，他跟他爸爸一样爱耍贫嘴，他给你做了新的武器装备，却总是管你叫老顽固。

他送给你成打的电子设备，你却总是没搞懂他们到底要怎么重启。

你们偶尔会一起执行任务，他是个意外让人放心的同伴。

渐渐的你觉得，这个时代也没有那么糟，

慢慢的你学会，用手机刷淘宝微博。

钛人总是喜欢搞突然袭击，丢给你一些奇怪的小玩意。

你终于鼓起勇气，去了战争博物馆里自己的陈列室。

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再见到兄长时，他们叫他寒冰战士。

他们说七十年前，邪恶的美帝其实就已经找到了他。

他们说美国人改造了他，试图在他身上重现你的奇迹，

他们说他在那些年里曾被偷偷送回大陆，暗杀破坏，无所不为。

你不相信这些是真的，然而一桩桩档案铁证如山，不由得你不信。

钛人紧咬牙关，因为他在档案里看到了自己父亲遇害的真相，

他发誓要报此深仇大恨，而你却默默地挡在了他的路上。

无论他是否还记得你，

你都永远不会忘记他。

钛人是你的朋友，

而他是你的过去，

你永远都不会背叛的过去。

